

百里画廊张家界

■朱新瑞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记不清在哪儿看过这句话了。夏日里,我们若能觅得一处钟情的山水去走走看看,自然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在一个周末,叫上好友与家人,我们开始了一段浪漫的张家界之旅。

火车颠簸在崇山峻岭之间,让我的内心始终无法安定。沿途不断变换的景物提醒着我:离家越来越远,离你越来越近!

对于张家界的好感,源于我在沈从文的作品里看到他对凤凰古城的描述,诡异的吊脚楼,朴素的村寨乡情……郁结成了我心中的梦想——我一定要走近你,目睹你绝世的容颜!梦想的距离正在拉近,你将以怎样的美丽和惊喜来迎接我虔诚的向往?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的这一份情思估计也只有在登山观海中得以解脱了。在尚未退去的晨雾中,我们来到了天子山脚下,抬头凝望,山间石峰林立,绿树红花,若隐若现在云蒸霞蔚中,一下子就把旅途的劳顿抛到了九霄云外。

天子山是一座石灰岩山,素有“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之称。它东临索溪峪,南接张家界,北依桑植县,是武陵源区四大风景之一,因明初土家族领袖向大坤自号“向王天子”而得名。

我眼中的天子山是神奇的。属于丹霞地貌的天子山植被茂密,绵延几百里,其间散落着无数高低不一、形态各异的奇峰怪石。它们如春笋,拔地而起;似巨柱,巍然挺立。加上常年云雾缭绕,这些峰林石柱,曾给不少文人墨客留下过无数的想象空间。那窃窃私语的“姐妹”、深情相拥的“恋人”、花撒人间的“仙女”、调兵遣将的“王者”……无不让人叹为观止。

来到天子山,不得不看那里的十大绝景之一——“神兵聚会”。虽然在等待电梯的四个多小时中,有过对人满为患的抱怨,可当真正走近由四十八座相对独立的山峰组成的“神兵聚会”时,我还是被这个浩大的古战场所震撼:排列有序的古老土家族民房,仿佛历史的遗存,见证了当年向王天子率兵起义时,这里所发生的一番艰苦卓绝的厮杀场景。成败早已注定,历史不可改写,至于前世今生的话题,通通抛给游客们自己去感悟吧。

我们小心翼翼地顺着石阶下山。当天空飘起了细雨,我的内心却完全沉浸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中。人生如旅行,走走停停总有太多的风雨陪伴。当女儿和同伴一路疾行,而我却独自在雨中遐想着花季不再的悲伤,遐想着苏轼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

走完了石阶,就来到了天子山脚下著名的十

里画廊。此时天色已经暗淡下来,但周围葱郁的树木、明艳的野花依然清晰。只是因了雨的缘故,两边的山峰被云雾遮掩,依稀透露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卷横挂在无尽的天边。行走于此,怎能不生出“人游山峡里,宛如画图中”的美好感受呢?至于那些“采药老人”“仙女拜观音”“猛虎啸天”等本就是人类凭空想象的,我都无暇顾及了,因我的身心此刻完全融进了升腾的云雾,且随着“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的万端变幻,做出了今夜入梦的约定!

如果说天子山是一位刚毅的俊男,那金鞭溪就是柔情的靓女了,他们紧密相依,生死相随。金鞭溪是山中的雨水冲荡而形成的一条溪流,它以峰称奇,以谷显幽,以林见秀。穿行幽谷山涧,溪流婉转,跌宕生姿。我欣赏着孩子们的嬉闹,惊喜着“残云收夏暑,新雨带秋岚”的清凉,不觉心生“美是什么”的疑问。美由心生吧,它是一个愉悦心境的过程。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必定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也必定会演绎一段快乐与多彩的人生。

“妈妈,快看,这里的水真清!”女儿的一声呼喊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听着导游的讲解,我才知道来到了紫草潭。紫草潭原名“纸草潭”,因潭底为紫红色砂岩,被流水冲刷成槽状,加上清代山民造土纸在此漂洗而得名。长约八米的紫草潭,宽、深各约两米,潭水清澈见底,如此“水底呈白沙,清泉照路人”的清潭,就是柳宗元妙笔生花下的小石潭也难以与之相比吧?奇峰、绿树、紫石交相辉映中的紫草潭光彩迷离,它是遗落人间的纯净处子么?此刻,我多希望时间停留,唯愿与君相守到老!

但我们毕竟都是匆匆过客,再多的不忍,总有分离的时候。别了,张家界,别了,天子山。在“相去千万里,心随月色归”的无奈中,且留下我今世的依恋,陪伴这清风明月穿越苍茫的夜色,带我去对你的恋恋不舍!



小小说

老王的“告示”

■赵景荣

上午,我骑着电动车回居民小区,见大门西侧围着水泥柱子站了五六个人,柱子上贴了一张“告示”。我停下车走近一看,这告示是住在一号楼一单元的老王写的,意思是,业主们只要信任他,可把开门的钥匙寄存在他那里一把,无偿保管。

我认识老王,经常在一块儿拉家常,他年龄比我大。我知道他老两口都是从某局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儿子儿媳都在郑州工作。在这小区里,我认为老王两口子是最享清福的。

看着告示的老徐说:“老王是好人一个,钥匙交给他一百个放心。除了他,看谁会操这闲心!”年轻人小张说:“老王大爷思想就是好,上年纪了还想着为大家办点事。”一位姓李的中年人说:“这事不好说。你想想,咱小区的人五行八作,两口子也不一定一心哩!把钥匙交给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老徐接道:“老王两口子月工资加一块儿五千元,花不完的钱,我敢打赌,他决不会拿着钥匙去开门偷东西。”

我推着电动车回家,走在路上听见一位抱着小孩儿的年轻媳妇和一位中年妇女也在谈论此事。小媳妇说:“这老头儿想得怪美,真是吃饱撑的啦,钥匙能是随便给的吗!别说他,钥匙交给俺婆子我也不放心呢!”那中年妇女接道:“你说得也是,钥匙交给他,万一屋里丢了东西咋说?”

那天下午,我从楼上下来,在小区里碰见老

王。我说:“老王,你写的告示我看见了,你早这样做,我不至于跑一夜冤枉路。俺两口回家收麦,收罢麦从家回来已是晚上九点钟了,上楼开门时找不着钥匙,想了好长时间,才想起钥匙忘在老家了。咋办?只有回去拿钥匙。就这一把钥匙,把我折腾一夜没睡觉。现在我就把俺门上的钥匙交给你一把,再发生这事儿俺就不怕啦。”

老王嘿嘿笑着说:“不只是你一家。”他讲了这两件事:四楼的小赵,去卫生间洗脸,拧开水龙头才知道停电没水啦。他关上门急忙去上班。半晌午水来了,水龙头的水哗哗地往地上淌。很快“水漫金山”,水溢到楼道里。邻居发现后,给小赵打电话,小赵回来关上水龙头,一场水灾才算结束。还有二单元小孙的爱人,吃罢饭急着去上班,出门时随手拉上了门。到楼下想起钥匙忘屋里了,小媳妇干急不出汗。爱人又去了外地不在家。她在小区里到处找开锁广告,给开锁的打了电话,花了三十元钱才把门打开了。老王说:“像这样的事,以前发生,以后可能还会发生,无论发生在谁家,都是个难事。我写告示,业主们信任不信任我,那是他个人的事儿,俺老两口能为大家办点儿力所能及的事,也是一种快乐。”

自老王贴出告示后,小区居民茶余饭后议论的多是此事,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我看见不断有人到老王家去,我猜测可能是交给他钥匙的。

诗歌

故乡

(外一首) ■王辉

故乡
是爷爷莹前的那颗老柏树
把根扎在祖先灵与肉的归处
诗人诗中杨柳青青的小河
河里嬉闹的孩子中有我
夏夜的蛙声是摇篮曲
拍着劳累的人们入眠
赶早大叔的一记响鞭
甩落满天星辰

故乡
是父亲弓下的背
犹如一把锋利的镰刀
收割麦浪滚滚的希望
屋梁上雏燕筑巢的呢喃
弥坚浪漫的勇气
当朴实不再原生态的时候
那里也抵御不了灯红酒绿

故乡
是母亲两鬓间的银丝
把乡音缝进游子的衣裳
曲折小道上迈着执著脚步
怎么也走不出这梦的工厂
我就是飘在田野上的风箏
那条线紧紧攥在你的手中
放飞的是思念
拥抱的是眷恋

母亲

母亲
没有自己的名字
在发黄的族谱里
你是“氏”的通称
当有了儿女之后
你就有了这亲昵的称谓

母亲
是一本苦难的书
当你还对世界懵懂而怯弱的时候

你的母亲投水自尽了
因为她唯一的儿子
第二次被军队抓丁
破尽家财求赎无门
便做了那决绝的选择
你哭干了恐惧
把童真和母亲一同掩埋
带着苦辣做成的木箱
嫁到父亲家来

用稚嫩肩膀扛起女人的艰辛

母亲
为了孩子的童年不再受伤
你把苦难都写在自己的书上
生活再苦没有压弯直挺的脊梁
却承载不起儿女成长中的忧伤
犹如燃尽的油灯
静静地告别了今世
那一天风雪肆虐
那一天满地是冰
按照伊斯兰习俗
村里的女人把你送到村口
村里的男人把你送入黄土

母亲
你也许说不清“感恩”的含义
在我的记忆里
你总是筛拣出又饱又净的新麦还
给接济我们的乡亲
尽管没有寒暄的谢意
你也许说不清“忍耐”的含义
在我的记忆里
你从来没有婆媳、叔嫂、妯娌间的
一句拌嘴

尽管你也有委屈
你也许说不清“宽容”的含义
在我的记忆里
你从来没有与左邻右舍起过争执
尽管他们也会误解你

母亲
当孩子在外边受欺负时
你总是违心地责怪我们
唠叨着你的那句格言警句
在家不欺人 出外人不败
倔犟的我常以绝食发泄愤懑
你总是把我堵在灶房里一起绝食
我终于在屈服中咽下一口饭
你噙着眼泪微笑了

母亲
慵懒的时光褪了色调
人生的体味读懂了你书扉页上的
“善良”
今天 我站在你的坟旁
聆听阿訇虔诚地诵经
捧起双手迎奉安拉的慈悯
天堂里不再有苦难
你可还有对儿女的牵肠

散文

金秋

■刘忠全

难耐的酷暑长夏总算过去了,即便是“秋老虎”也只剩下老虎的“尾巴”。近几天气温下降,人仿佛又活转过来。我是畏热如虎的。

相对说来,不怎么怕热的人有没有呢?有。住在我北面楼下老张家的那个高中生、体面的小静姝,大约就算得一个。天那么热,我没有见她在外面乘过凉。她正上高三,马上就要参加考试了。一种对理想前途的热切追求,一种对新生活的强烈向往,使得这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似乎忘记了时令无视三伏炎热的侵扰。我,欣慰的同时,也有点怜惜。毕竟还是个孩子啊,何况体质也不顶好。我向老张夫妇提出意见:

“天这样热,孩子的身体怕不能不注意吧?”

“谁不这么说不!唉……这个丫头!”坐在牵牛花架下的老张无可奈何地摊开两只手。

“一天到晚不出绣房门。静姝,你刘叔来了,你倒是出来透透气呀!”做母亲的急了,责备的口气里饱含着疼爱。

静姝应声推开纱门,手中捧着一本书,靠在纱门上向我问了好,歉疚地笑笑,便又退回房中。看来,谁的动员也动摇不了这个姑娘“攻坚”的决心。她正在日夜兼程,挥洒热汗哩。

又过了几天,恰巧有一个北京的音乐团体来县城演出,我忽然想到静姝是

最喜欢音乐的,她自己就是一名出众的业余歌手。便设法购得一张音乐会的票,让我的孩子给她送去。谁料,孩子回来交给我一张静姝写的字条,字条上写着“刘叔,真是谢谢您,为了明天,我还是不去吧”。啊,为了明天!我读出了她的毅力和信念。为了明天,淡淡的台灯亮了一夜又一夜……

后来,因为出差,直到八月底我才回来。这天清晨,我刚刚起床,就听见窗外老张在叫。我赶紧开门,只见老张推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一只红色的女用皮箱。静姝一身秋装,亭亭玉立,像带露的花枝。我一切都明白了,但还是惊喜地问:“取啦?”

“取了,取了,硬是让这个鬼丫头上北大!她妈说‘张家出了个女状元’,哈哈!”老张高兴极了,说话的神情像是他自己“中举”了。

静姝含笑说:“刘叔,有机会出差去北京,别忘了来找我。我还要陪您去听音乐哩!”

“好!好!好!”我连声地答应,紧握着她的手。

老张推车送她走远了。初秋的早晨,空气如此新鲜,仿佛拌着着奶汁和花香。我贪婪地吸了一口,久久凝视那远去的背影,不禁随口吟哦:天凉好个秋!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和自然都是这样。